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二十二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苦耕切公羊穀梁作瞯

邾子宣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為其冬邾人伐我南鄙起文也○孫氏曰前年晉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宋人伐陳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缾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曹人愬於晉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又為十八年晉執石買起文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

羊作洮左氏無齊字

杜氏曰桃弁縣東南有桃墟左氏曰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高氏曰齊為二師以交攻魯其恃衆暴寡如此況齊魯仍世昬姻之國也數年之間見伐不已見魯政之衰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宋華臣出奔陳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為齊故也愚謂邾宣公卒未踰年悼公居喪興兵以伐魯其辠著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髙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

在喪而復興兵伐我者叛晉與齊也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義見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髙氏曰皐中國不當與之交接也且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是晉強而附晉伐秦也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是秦強而附秦伐晉也劉氏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不與者

所以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曰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為曹故也黄氏曰為石買無故伐曹而執之也然不當因其為行人而執之張氏曰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義又見莊

二十七年齊執鄭詹○劉氏曰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黜叛夫而誅亂臣者則莫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有若是乎夫賞不當其功罰不當其辠不祥莫大焉大惡不舉小過必察猶不當其辠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 侯公羊作師左氏或作師

許氏曰齊人四年之間六伐我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雖魯有以取之然諸侯相陵未有若是

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同圍者共圍也諸不言同而此言同者因舊史之文而不革也劉氏曰同圍之者猶曰環之也左氏曰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

神主曽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

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

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

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

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兹乙酉魏絳欒盈以

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

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

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

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菜氏曰靈公以十五年伐我北鄙至是連伐我者五歲再圍成又圍桃圍防我之虐於諸侯未有甚於齊也故嘗以叔孫豹請於晉於是荀偃從之而諸侯之師無不盡其力則是雖以魯出而所以圍齊不以魯也故圍齊

之城周其四門非共惡之能若是乎周公封蔡曰睦乃四鄰夫不能睦其鄰亦不能睦其國也國何以守

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亦紀實事以起葬曹成公之文耳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

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義見莊十年荆敗

蔡師○髙氏曰楚於是復爭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作阿

杜氏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屬濟南郡即督

揚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

邑左氏曰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髙

氏曰盟者何平公修伯也雖盟焉楚鬬於南齊易於

後吴人且張一邾之徽面從而背睽之盟奚益哉義

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晉人執邾子

左氏曰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張氏曰前年執邾子以其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忌劉氏曰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何以服人心而正其辠乎髙氏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下書取邾田自漷水則知晉人之君而奪其地此平公之伯政也

公至自伐齊

貫道王氏曰此圍齊也何以致伐葢以伐齊出而終之以圍也劉氏曰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案此與僖二十九年圍許致圍不同者葢彼以會出而遂圍許故以圍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耳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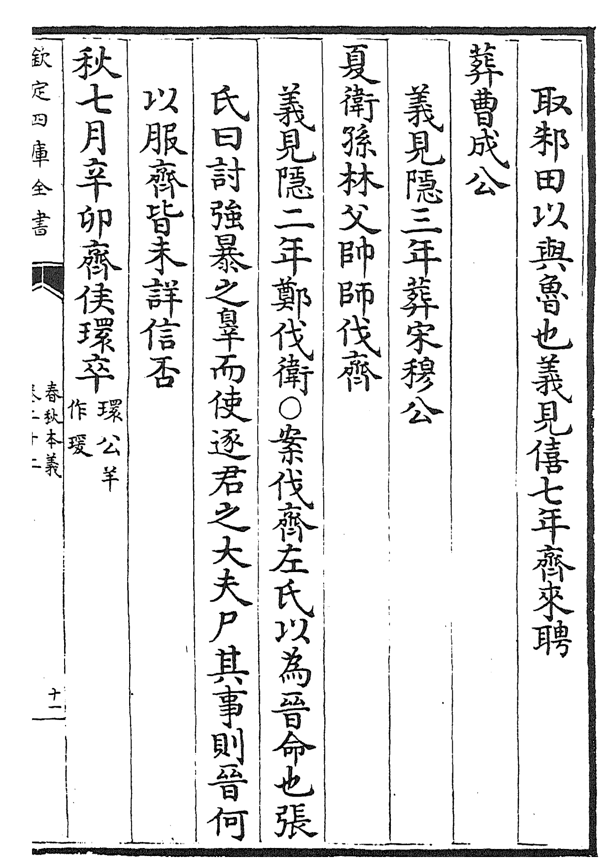
取邾田自漷水漷好虢切

杜氏曰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北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左氏曰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張氏曰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伯威以強取明矣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辠矣魯以諸侯之力既執其先君又執其嗣君亦可已矣又取其田葢已甚矣晉劫邾使與魯豈伯者之舉哉但書取邾田足矣又云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為界言其取之多

也又皐其亂先王之疆理也○愚案邾屢伐魯信不道矣為魯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正名其皐以伐之可也因伐齊之舉倚晉以執其君取其田則是挾詐以為利也何以服人心哉春秋先書邾魯之盟繼之以執邾子又終之以取邾田則晉魯過惡著矣後世鑒戒昭矣

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拜師黄氏曰拜其為魯伐齊且



取邾田以與魯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葬曹成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案伐齊左氏以為晉命也張氏曰討強暴之辠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皆未詳信否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羊作瑗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齊殺高厚及二十年齊

侯澶淵之盟起文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邦衡胡氏曰襄昭之際大夫專權凡帥師而專伐者

多非君命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士匄引師

而還亦庶乎彼善於此之義矣愚謂諸侯非王命而

侵伐人之國皆惡也況大夫帥師哉士匄聞齊侯卒

而還其惡大其善小春秋紀其實以戒後世非獨善

之而已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譏世卿也蓋慶父為三桓之始以奔莒不書卒其孚公孫敖亦奔莒至蔑而始書卒蔑之後仲孫速仲孫羯仲孫貜仲孫何忌皆執魯政是以謹志其卒以見父卒而子繼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又為二十年仲孫速居喪盟莒伐邾起文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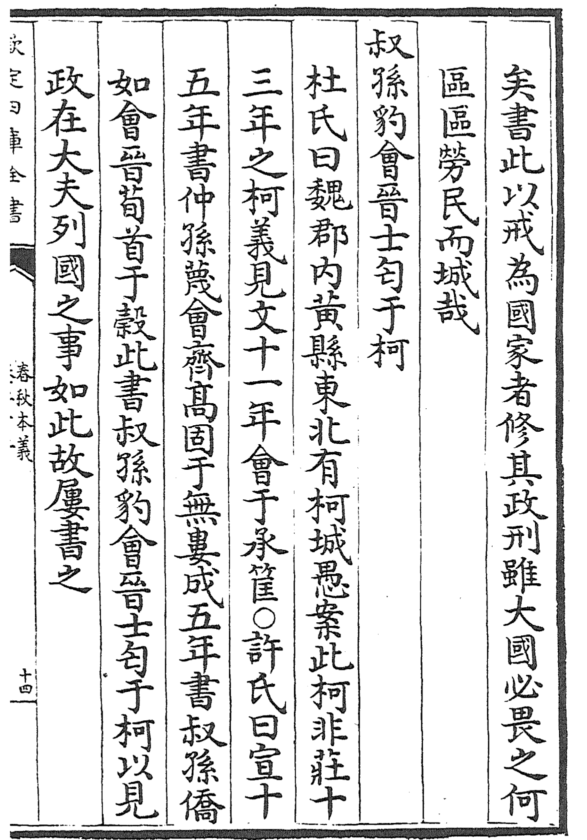
左氏曰齊侯娶於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

唐以叛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愚案此必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殺之故以國殺而又曰殺其大夫也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木訥趙氏曰齊之權臣崔與高也高既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不幸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羊作喜

左氏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皐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
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冬葬齊靈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城西郛
左氏曰懼齊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邦衡胡氏曰
西郛國之内城夫懼齊而城其内城則魯之弱滋甚



矣書此以戒為國家者修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何區區勞民而城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曰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愚案此柯非莊十三年之柯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許氏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髙固于無婁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此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事如此故屢書之

城武城

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左氏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城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髙氏曰襄公四書城邑非本務也使民饑而散雖城之孰與守之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羊作遬

速仲孫蔑之子莊子也杜氏曰向莒邑左氏曰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髙氏曰

向本屬莒宣四年取之莒是以數伐魯前年諸侯盟于祝柯故二國復自盟以結好自是二十年莒魯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此𢍰惡可見者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切

杜氏曰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衛地張氏曰唐置澶州後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曰盟于澶淵齊成

故也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蓋亦越禮畔道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公至自會

高氏曰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仲孫速帥師伐邾速公羊作遬

許氏曰祝柯之會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梁作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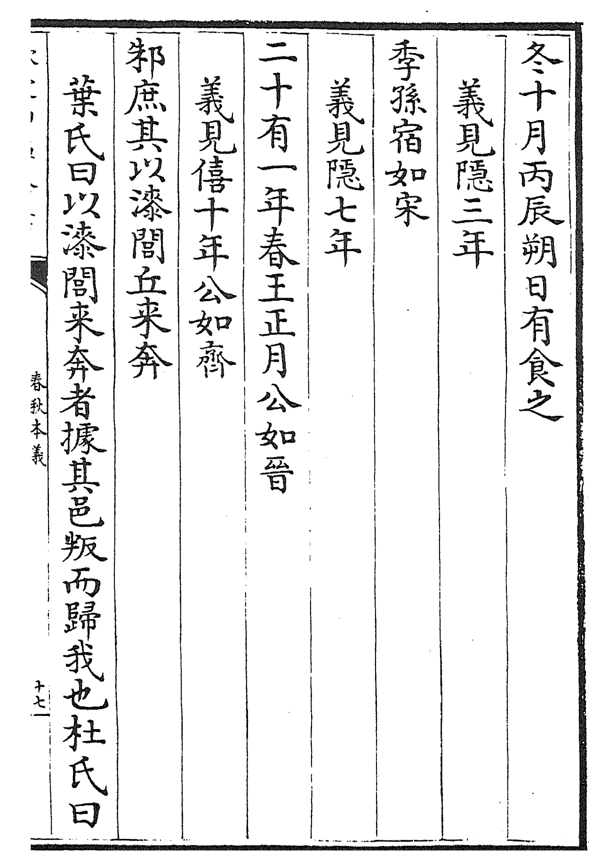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此奔夷狄尤辱爾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黄公羊穀梁作光後同

邦衡胡氏曰陳侯之弟而出奔甚其叛兄而失守也楚夷狄而即之惡又甚矣夫兄兄弟弟而家道正弟而出奔固可辠矣兄亦未為得也譏千乘之國不能容其親也○愚案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況兄弟乎為人弟而出奔天倫絶矣

叔老如齊

齊與魯平於是通聘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季孫宿如宋
義見隱七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葉氏曰以漆閭來奔者據其邑叛而歸我也杜氏曰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氏曰兖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左氏曰邾庶其以漆閭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

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高氏曰庶其叛其君又盜其土

地來奔於魯其辠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利主逋逃惡自見也○木訥趙氏曰今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牟夷邾黒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匯為賊淵黄氏曰此所謂春秋三叛臣者也然魯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黒肱以濫來然則實為賊淵者惟季氏與

夏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晉大夫懷子也左氏曰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

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吾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髙氏曰盈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焉於楚強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二十三年欒盈入於晉起文也○邦衡胡氏曰凡書出奔楚者惡其失守出奔而又即安於楚人也當是時衛侯鄭

蔡公子履陳侯之弟黄陳鍼宜咎蔡侯朱宋華亥向寧華定王子朝徐子章羽皆奔楚者也此非特傷中國之衰日入於奔亡蓋深戒後世有國家者不可即安而苟已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郭綱曰此不入食限而食焉政教之失然也義又見隱三年○高氏曰連食兩月變之大者

厯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度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而此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下至漢晉以來亦或有之不可委之天數之常故聖人必以為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或怠後世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益以為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勸之且曰前既無驗此奚為哉亦數而已矣目習於見耳習於聞而不復思上帝之怒不足獨當而下延禍

於衆庶於是斯民皆怨其上而民心離矣孟子曰王無辠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曹伯來朝

曹伯負芻之子左氏曰曹武公來朝始見也義見隱

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音壬

杜氏曰商任地闕邦衡胡氏曰會于商任沙隨齊平

故也自諸侯圍齊至澶淵之會而齊始平故啇任沙

隨齊侯與馬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高氏曰著不朝正於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於沙隨公羊穀梁薛伯上有滕子二字

沙隨見成十六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令尹子南也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三月已巳杞伯匄卒匄古害切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邾畀我来奔畀必利切公羊作鼻

孫氏曰此言邾畀我来奔者惡内也惡卿受邾叛人邑今又納叛人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葬杞孝公

杞伯三月卒而葬於夏非二月而葬則三月四月耳可以見其速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案言殺趙同趙括蔡殺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而此言及呂氏以爲慶虎慶寅之辠不等故言及愚謂此亦舊史之文耳不必執彼以例此也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言自楚有奉也夫爲人弟而奔夷狄又倚夷狄而歸陳其辠著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康侯胡氏曰曲沃者欒盈所食之地張氏曰在河東聞喜縣左氏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宫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

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
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
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衰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
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
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
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
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

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孫氏曰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

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者欒盈
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于曲沃
明曲沃大夫納之劉氏曰曷為不言叛非叛者也刦
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高氏曰昔昭公分國以封
沃沃盛强眧公微弱國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
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繁衍强盛
必叛之邑也愚案宋魚石入于彭城將引楚作亂也
晉欒盈入于晉自作亂也皆亂賊也春秋書之不特

為人臣之戒亦所以著君人者不能正身治國防微杜漸而封邑踰制假臣以權卒之亂國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氏曰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

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髙氏曰齊侯因晉有欒氏之難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

晉為盟主而衛其同盟也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成於此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羊穀梁作俞

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莘老孫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常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救之義也豹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能救豹辠明矣愚謂亦見三家之專而魯君威命之不行也

己卯仲孫速卒速公羊穀梁作遬

此譏世卿與次年叔孫豹侵齊起文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臧孫許之子臧武仲也左氏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迎

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
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
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孟莊子疾豐點
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
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
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
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
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邃伯玉曰不

以道事其君其出乎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杜氏曰阿順季孫為廢長立少以取奔亡

晉人殺欒盈

左氏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愚謂凡言殺其大夫者譏其專殺也欒盈作亂人所當討故以討賊之辭書之與鄭良霄同亦衛州吁齊無知之類也可為亂臣之戒矣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左氏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莘老孫氏曰莒小國齊諸侯之強而世為盟主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皐之尤

大者也○黎氏曰春秋用兵雖多無書襲者此獨曰
襲譏諸侯行盜賊之事臧武仲於其伐晉亦云聞晉
亂而後作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杜氏曰賀克欒氏義見僖七年齊
來聘
仲孫羯帥師侵齊
羯仲孫速之次子孝伯也左氏曰孟孝伯侵齊晉故

也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無功故仲孫羯於是乎侵齊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臯自見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戴氏曰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羯之侵齊為晉復怨夫當事而救不致力既事而聘何益於晉當齊伐晉不能擊齊既退而侵何損於齊君子是以知其為文具也

夏楚子伐吳

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義

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楚怨吳之與晉雖吳與晉不交者已十年至是凡三伐吳矣髙氏曰於此見楚弱而吳強也自襄公言之十一年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取置欒盈而不事又十年而一再伐吳以是而知楚弱而勢分於吳方急吳而緩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義見二十一年及隱三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曰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未詳信否木訥趙氏曰齊以盜竊之計襲莒無得故崔杼復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邦衡胡氏曰自古姦臣簒弑之禍未有不本於其君假之以權之重而任之久也趙盾崔杼在春秋時姦惡最甚然非一日之積也皆假威弄權盟會侵伐無

所不至其君信之深任之篤一旦變生肘腋而猶弗悟故聖人詳録其漸凡一侵一伐必謹而志之以明兵柄倒持積而為簒弒之禍故趙盾之將弒則先書其侵崇侵鄭之漸崔杼之將弒則先書其伐莒伐魯之漸易曰其所由来者漸矣可不鑒哉

大水

義見桓元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兩月連食異之大者也義見二十一年及隱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公羊作陳夷儀見僖元年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左氏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葉氏曰晉之再會皆為謀衛未詳孰是髙氏曰杞伯居喪出會覿文見義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髙氏曰自盟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於

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不賔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加兵於莒晉侯為是為夷儀之會帥十二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未詳是否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三國附夷狄以伐中國辠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切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叔孫豹如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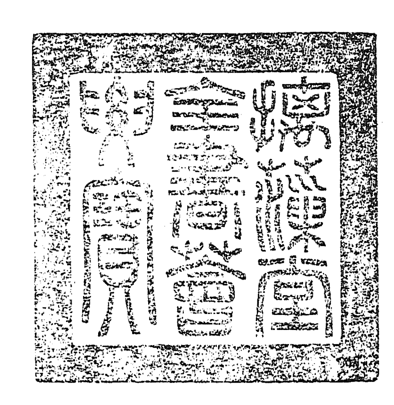
左氏曰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未詳信否愚謂襄公即位未嘗朝京師而使大夫往聘大不敬也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康侯胡氏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

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義又見宣十年饑

春秋本義卷二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一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三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存耕趙氏曰兵凶器也弗戢必自焚齊莊連

歲用兵伐衛伐晉伐莒伐魯三年之間曽弗之戢而又援兵於好亂之夫蛟蚪作於陰虎兕出於柙宜其終不免於禍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葉氏曰自襄以前莊僖文成之伐我者各一皆齊而已至文而邾復見於伐襄而莒復見伐是終其世三國見伐者十有三甚乎襄之不能為國也齊伐其北莒伐其東邾伐其南齊侯之師遂至圍成圍桃圍防莒亦進而圍台則非特及其鄙而已我雖城防城西郛城武城

曽不足以自守而區區方託晉為擁揄之救固已兆
怨矣又從而侵之豈吾所得已哉皆晉之故也此其
所以詭不能振也春秋固志之矣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氏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
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
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

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悦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

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辠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宫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

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邦衡胡氏曰崔杼之弑其處心積慮葢二十有五年而後發其始也同盟于虛打氏君而盟次于鄟代君而會則專盟會之權矣其漸也會莒營而城虎牢其益恣也帥師而伐莒伐魯則竊威福之柄矣一旦動於惡而人始知其弑君不知其非一日之積也易之旨微矣愚謂齊光自為世子而出與會盟侵伐或驕蹇序於諸侯之上及其即位則背喪出盟

違盟伐衛遂伐盟主襲莒伐魯莫非悖亂之舉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杼之專權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又案崔杼弑君而後無討賊之文則春秋之時亂可知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公羊作陳下同

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謂鄭伯出會而舍之入陳不特無王亦無其君也義又見隱元年莒入向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杜氏曰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張氏曰曹州乘氏

縣有故城愚謂齊桓之盟壹明天子之禁晉侯爲夷儀之會重丘之盟齊有弑君之賊而不能討宜其六卿分晉諸侯解體蠻夷日熾而不支也然則此會此盟又齊桓之辠人矣義又見莊十六年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也不名闕文也愚謂衛國者衎之國也不能

治其國而見逐於賊臣則既不君矣猶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復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正乃旋入衷儀以求復位無足道也然王政不綱而諸侯失位諸侯不君而庶孽篡竊大夫專恣冠屨倒置皆可為後世鑒此當與次年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兼考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見宣八年左氏曰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

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祈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辜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

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吴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吴師吴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吴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義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羣舒其先本與楚俱張荆舒是懲是也因其近楚為楚蠶食至是盡矣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及是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羊作蠆

左氏曰鄭子產獻捷於晉受之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愚謂陳從楚伐鄭信有辠矣然猶迫於強楚而不得已也鄭舍之入陳報之過矣至是而復伐之則又甚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羊穀梁作謁

杜氏曰遏諸樊也門于巢攻巢門也貫道王氏曰巢

門楚外城門也葉氏曰諸侯不生名吳子何以名吳子卒矣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無嫌也趙氏曰此與鄭髡頑如會卒於鄵文義正同皆以便文爾莘老孫氏曰吳子攻巢之門而卒故曰門于巢卒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匹妙切剽公孫剽也十四年衛侯衎奔齊衛人立剽左氏曰

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辠於君悔而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呼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

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

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

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

言曰茍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

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

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辠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

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

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黄氏曰剽本篡立而書甯喜弑其君者喜嘗事之為君十三年也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

之經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葉氏曰剽之與衎蓋不兩立以衎之歸為正則剽不得為正矣何以名喜曰弑哉此剽與衎之說非喜與剽之說也夫所謂君臣者一日北面而事之皆君也方孫林父之逐衎殖以為不然則去而違之既與之立則殖之君也喜者受命於殖者也孰有北面事之十三年而不以為君者乎為衎則可以殺剽為喜則不可以殺剽此喜與衎之說也喜受命而殺之非弑君而何以衎言

之則公孫剽而已矣別嫌明微非春秋不能辨愚案

此與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同意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戚見文元年趙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高氏曰獻公之

奔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弑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

而入于戚以叛愚謂人臣而叛其君皐惡自見矣○

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

故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黄氏曰衛侯歸書名者剽弒衎歸衛有二君名以别之也孫氏曰衛侯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弒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弒而歸也愚謂衛侯先入夷儀使甯喜弒其君而復歸于衛夫國雖其國然其歸也非正義明道之舉也夫王法不行邪正莫辨勢力詐謀强者得之如奕棊然此春秋所以作也

夏晉侯使荀吴來聘

杜氏曰荀吴偃子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市延切

晉宋曹稱人微者也鄭加宋上者鄭以卿也澶淵見

二十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何切公羊作座

左氏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

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

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

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

大子大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而無辠也乃享伊戾康侯胡氏曰賊世子者寺人矣而獨辠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内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直稱君春秋正其本之意義又見僖五年晉侯殺世子○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譺

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詐而殺痤春秋以晉侯宋公殺之直辠君之不明惑於讒慝為後世戒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蓋晉宋不足道也嗚呼自古讒人為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春秋書此當三復其言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曰不以其辠執之也愚謂甯喜弑君之賊晉不之討乃因其來而執之則既失刑矣況既執而不殺

又使還衛次年書衛殺其大夫甯喜則知其舍之矣故曰不以其辠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髙氏曰以中國諸侯而死於夷狄死非其所矣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胃道王氏曰君守宗廟出入必告不幸而死於道路猶為棄社稷也許男死於楚是以四岳伯夷之血祀而委之蠻荊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愚謂夷狄滑夏其辠大矣而陳蔡從

之抑又甚焉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葬許靈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羊作瑗

不序宋大夫者在宋故也在宋則宋與會可知後盟

同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衛石惡至楚公子黒肱先至成言於晉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錯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君舉陳氏曰晉楚初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於是始

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湨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邦衡胡氏曰諸侯之大夫會屈建欲以弭兵是以兵為可弭而夷狄可以信結乎愚亦甚矣自後三四年楚子大合諸侯于申伐吳滅賴執中國之君殺中國之大夫則弭兵之說果可信邪夷狄果可以久處邪髙氏曰此事利害甚重不可輕舉也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始循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

而與之盟自是大啟戎心干盟偪好華夏蠻貊莫知其辨而諸侯亦俛首兩事晉楚嗟乎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矣彼豈知天下之大計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氏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

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辠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𦳝老孫氏曰甯喜弑賊也弑剽而歸衎衛侯衎德喜之迎已反國復用之為大夫未嘗奪其位喜既見執而歸衛侯乃以其私殺之喜雖有辠然衛侯殺之不以其辠故曰殺其大夫也晉里克殺奚齊弑卓子而立夷吾夷吾殺之晉侯夷吾衛侯衎之殺大夫皆以其私而不以其辠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義又見莊十六年曹

殺大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轉切又音專穀梁作專

鱄子鮮也左氏曰免餘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辠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立於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未詳信否義見二十年

陳侯弟奔楚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前見也諸侯之大夫亦前目後凡也再言于宋者會之後間喜與鱄之事不得不再言宋無他義也左氏曰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信以服諸侯也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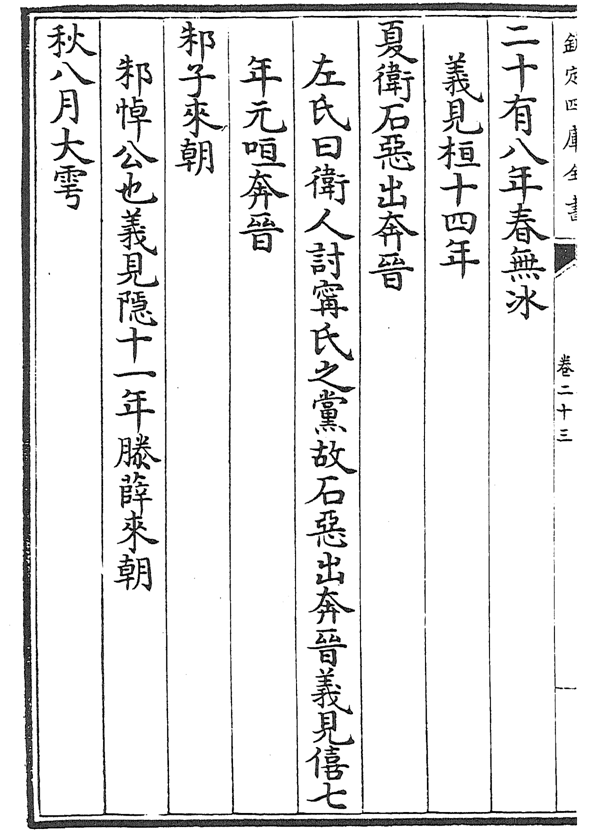
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

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未詳信否義與前會同此則因會而盟又甚焉者也○君舉陳氏曰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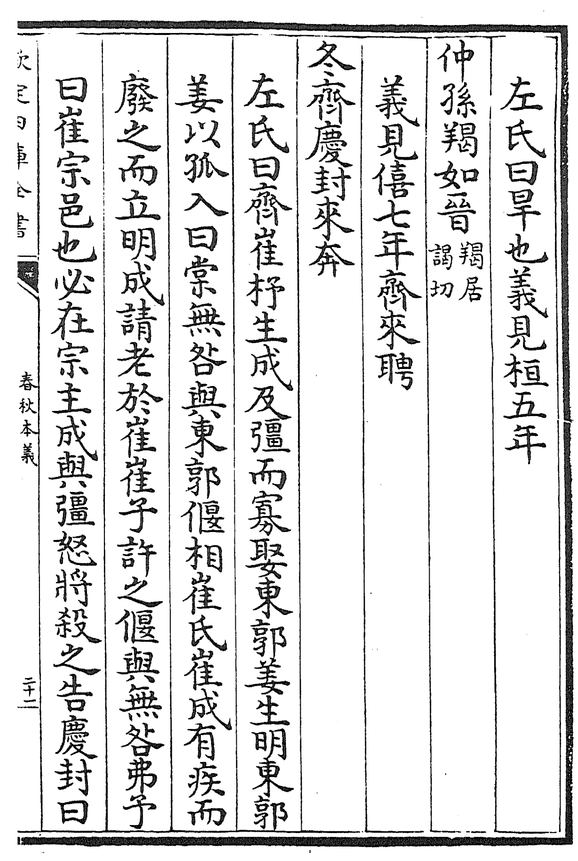
所以興衰也愚謂齊桓攘楚晉文繼之有城濮之師襄悼嗣伯雖事有優劣然皆以攘楚為義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葢如此魯襄以來楚未有勝中國之勢趙武使屈建同主夏盟分中國之諸侯以朝楚而夷夏於是乎莫辨趙武之辠不可勝誅也而說者以為趙武之力豈不悖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義見僖七
年元咺奔晉
邾子來朝
邾悼公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秋八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仲孫羯如晉羯居謁切

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

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癸言王何而反之二子皆嬖使執寢戈而

先後之十月慶封田於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
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
宮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遂殺慶繩麻嬰
公懼陳無須以公歸稅服而如内宮慶封歸遇告亂
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宮弗克
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吴義
見僖七年元咺奔晉○貫道王氏曰崔杼弑君慶封

與之為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

魯敢受亂是召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曰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存耕趙氏曰楚雖强非魯所當朝有周不事而如齊

如晉春秋猶書之矧如楚乎以中國之諸侯奔走於

荆蠻之庭曾無一人言其不可者是將淪胥而為夷

矣孟軻有言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悲夫

○邦衡胡氏曰王綱既衰中國無伯夷狄日肆故公遠朝強夷以息肩而聖人必書戒後世不可屈身於夷狄也其後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石晉父事契丹欲以保國而卒被害有不可勝言者春秋之戒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天王靈王也一見王崩而公在楚不奔喪二見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大夫城杞及會於澶淵三見晉士鞅

吴子楚蘧罷來聘仲孫羯聘晉杞子來盟四見景王居喪而殺其弟凡三年之内居喪而行吉禮者皆𥚃也義又見隱二年

乙未楚子昭卒

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俱屬十二月者范氏以為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也左氏曰楚康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孫氏曰案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書所在中國猶可在夷狄甚矣故詳録之愚謂公當奉正朔朝廟退而聽政之始而在夷狄故於此書公之所在而其義自見矣○髙氏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晉如齊則義自見矣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案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篤君臣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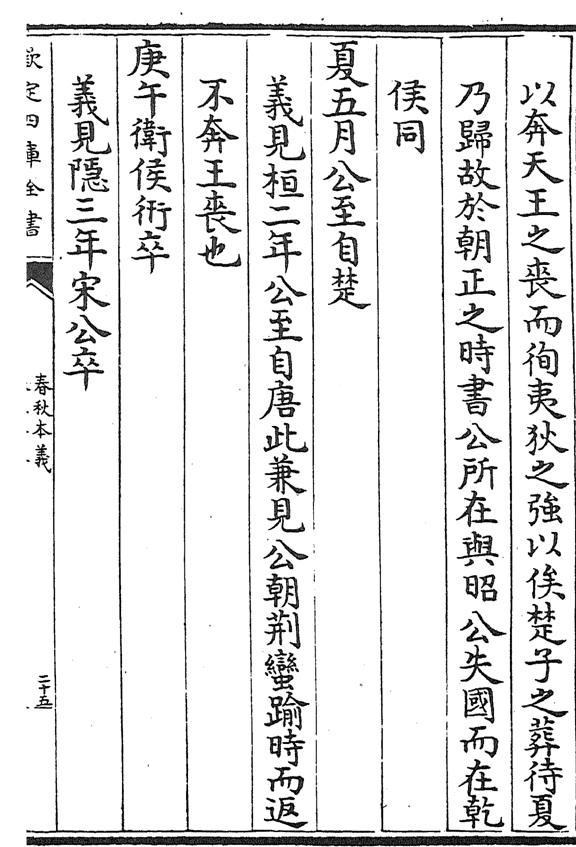
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強以俟楚子之葬待夏乃歸故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而在乾侯同

夏五月公至自楚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兼見公朝荆蠻踰時而返不奔王喪也

庚午衛侯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閽弑吳子餘祭

石氏曰書閽又賤乎盜也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公羊曰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曰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

事○邦衡胡氏曰人君如堂人臣如陛衆隷如地等級遼絶而賤微之隷得弑之者君狎而近之也其曰閽門者至賤乎賤者也舉至賤而加之吴子惡吴子之自禍也孫氏曰則知為人君者雖一介不可慢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

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

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
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
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
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
矣其誰云之未詳信否孫氏曰杞微弱不能自城故
諸侯之大夫相與城杞者政在大夫故也邦衡胡氏
曰天子在上諸侯各守封域非其所守而擅興力役
以城之況大夫乎愚謂況奪農時以役人乎此亦放

伯者之事而不成乎伯者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曰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七

年齊來聘

杞子來盟

杞子杞文公杞稱子見桓二年盟見隱元年盟于蔑

吳子使札來聘

札不氏康侯胡氏曰楚椒秦術之流也木訥趙氏曰

彼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義見文九年椒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氏曰止高厚之子陸氏曰北燕姬姓伯爵召公奭之後武王封之於燕居鹿陽蓟縣自召公至簡公二十九世始見春秋張氏曰燕國薊縣左氏曰齊高子

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寘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義見僖二十年元咺奔晉○木訥趙氏曰自高止奔燕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曰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義見僖七年齊來

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為彼切罷音皮公羊作頗下同

左氏曰通嗣君也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而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義又見文九年楚椒來聘○邦衡胡氏曰經書楚子始末不同如殺大夫始不言氏但曰得臣而已其後則書殺公子側大夫盟會始不言氏但曰楚人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

大夫師師始不言氏但曰楚師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公子壬夫大夫來聘始不言氏但曰使椒而已至此則書蒍罷兼舉大夫姓氏與中國一同愚謂此皆魯史之文聖人因之以見外夷漸與中國混同之一端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孫氏曰不日者脫之左氏曰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

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三十年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夫弑景侯義見文元年楚商臣事此則中國之人為之人道之壞極矣

五月甲午宋災

義見僖二十年西宮災此則一國之災甚矣又為其

冬會於澶淵起文也

宋伯姬卒公羊穀梁無宋字脱之也

伯姬成九年歸宋者也此為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起文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公羊作年非也

孫氏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且諸侯有失教及不能友愛其弟而出奔者孔子猶詳録之譏其失兄之道況景王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乎呂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愚案為天子弟而至於見殺其為弟可知矣為天子而至於殺其弟其為兄亦可知矣然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者蓋為人兄而不以舜之所以處象者處其弟則未足以盡為兄之義其旨深哉

王子瑕奔晉

王子者王之子也瑕其名也為人子而至於奔子道盡矣然景王為天下主而致其子之奔父道盡矣既

殺其弟又奔其子比事屬辭所謂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京師王化之本而大亂若此王綱之不振有以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穀梁葬字下無宋字

弓叔老之子子叔子也孫氏曰内女不葬者也其書葬皆非常也共姬婦人也襄王景王天子也魯皆使卿會惡孰甚焉然内女葬當有恩禮使卿則不可也愚謂共姬不從夫之謚而别爲謚又不謂於王而自

謚又三月而葬皆非禮也○高氏曰使卿葬内女非禮也始終之禮皆過於厚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十月衛人来媵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来媵十年齊人来媵皆非禮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存耕趙氏曰許與鄭世仇言自許許有奉也劉氏曰何為不言殺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左氏曰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黒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

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三十年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

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愚謂為人臣而至於出奔既得辠矣又不自反而復入作亂其見殺也宜許奉叛臣以入亦辠也義又見襄二十二年晉人殺欒盈此言復彼言復入者史氏之辭不同耳初無異義也○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辠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辠而辠良霄何也曰耆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辠使有國有家者皆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保身則奔亡之禍遠矣春秋之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諸侯不討亂臣賊子而但會其葬高氏所謂皆無父無君者也七月方葬又其失禮之細者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案蔡般不討而景公書葬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十二國稱人皆微者也不稱魯會魯不會也宋災故

為宋災之故也澶淵見二十年劉氏曰晉人與諸侯之大夫凡為宋災故謀之也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弑其君而不誅宋災而謀之微矣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二如是則變大矣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

緩急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康侯胡氏曰蔡之亂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如桐梓雞犬之亡失也故言會之所為以垂戒欲人自别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左氏曰公作楚宫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宫也公薨于楚宫杜氏曰公適楚

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況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義又見僖公薨

○呂氏曰若襄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孫氏曰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不薨不地降

成君也趙氏曰子野非被弑不書地闕文也愚案書

卒之義未詳左氏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

氏癸巳卒毀也康侯胡氏曰般亦弑而書卒子野亦

書卒何以辨乎曰閔公不書即位則般之弑可知下

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

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存耕趙氏曰襄公之庶

長也傳云毀也案經書癸巳子野卒辭同子般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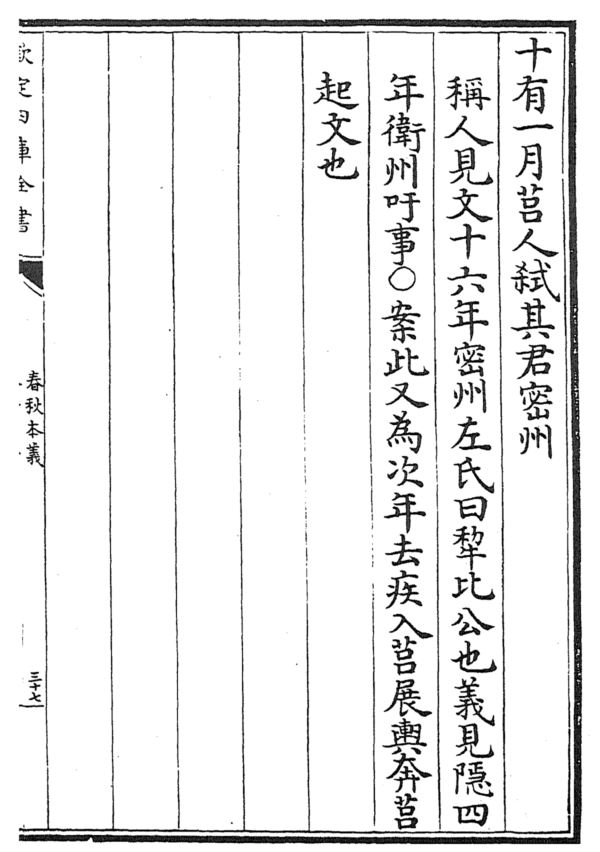
般云弑以傳詳之子野立次於季氏卒不於他所而

於季氏此疑以傳疑之辭子野卒而季氏必欲立禂
是也俱未詳是否
己亥仲孫貜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
葬滕子會葬非禮也高氏曰此僭天子之禮也愚謂
魯不拒之以禮而受之皆非也○君舉陳氏曰諸侯

來會葬於是始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
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
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楚康
王之喪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
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會葬於魯是春秋之
季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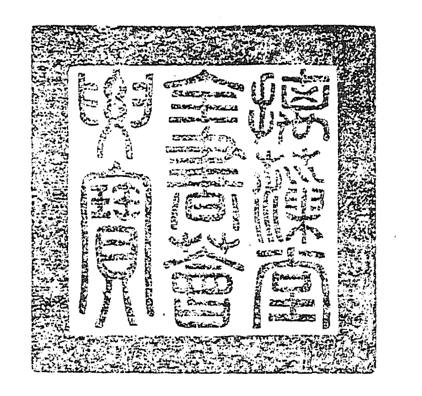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人見文十六年密州左氏曰犂比公也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案此又為次年去疾入莒展輿奔莒起文也

春秋本義卷二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